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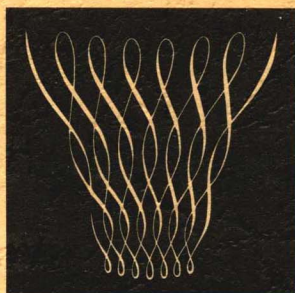
心理学史 (上册)

Psychology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美] 托马斯·H·黎黑 著

李维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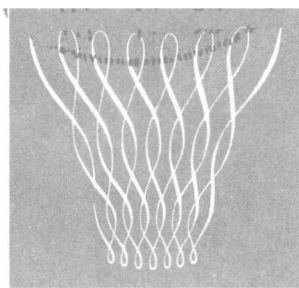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心理学史 (上册)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美] 托马斯·H·黎黑 著

李 维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A History of Psychology: Main Currents in Psychological Thought (4E)



Thomas H. Leahey

Copyright©1997 Prentice Hall Inc.

Chinese Translation ©1998 by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本书由 Prentice Hall Inc . and 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安排出版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地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称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自负责任。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篇幅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分、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这部《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这部“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的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对心理学来说,有两个哲学问题特别重要:第一个问题是,自古希腊时代起,哲学家已经在研究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这一事业称作“认识论”。由于认识论的问世,心理学家意欲了解人们如何认识世界,如何组织知识,以及如何运用知识。第二个问题是,心理学家继承了哲学家对人类幸福之源的关注,哲学家询问人类的幸福何在,以及怎样才能获得人类的幸福。这些思考成为心理学家的课题,也即关注人类的不幸及其防治,关注由人类文化和特定机构所形成的人类幸福。

心理学植根于哲学、神话、医学、生理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之中,这些学科对心理学的历史有着复杂的影响。有文字记载的心理学史起于何时已难索考。就目前所知,最早涉及心理学问题的文献是史密斯(Edwin Smith)收藏的《外科纸莎草纸抄本》。这份埃及文献的写作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年,它描述了因头部外伤而产生的行为变异,还提到脑与脑回。当初撰写这部著作的外科医生对于大脑控制行为这一问题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朦胧的见解。从巴比伦王国和其他古代文明遗留下来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时下称为心理学的那些内容已有所涉猎。

在当今西方心理学史界,关于撰写心理学的历史和体系,主要有“旧史”和“新史”之分。

“旧史”是“自上而下的历史”，集中讲述大人物和大事件，史称“伟人历史”。这类编年史的方式，由于描述个别心理学家的奋斗和成就而令读者振奋。伟人历史的实质是推崇那些揭示心灵与行为之奥秘的心理学家，介绍他们的思想和创见。“旧史”的体裁是叙事性的。一般说来，在心理学界，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撰写心理学史的史学家，大多以“旧史”风格见长。

“新史”是“自下而上的历史”，它试图描述被“旧史”所忽视的无名群众的生活，集中讨论心理学创立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文化渊源和人类活动，史称“时代精神”。这类编年史的方式，降低个人的作用，把心理学的历史视作非个人的力量所创造。“新史”利用第一手资料和档案文件，而非依赖第二手资料和轶事趣闻；其体裁倾向于评论性，倾向于事件的背景分析，倾向于超越“伟人”的社会需求。最后，新史试图深入思考某个阶段，从而看到各种问题在当时发生的情况，而不是寻觅现时观念的历史演化，或从该领域的目前背景往回编写历史。一般说来，在心理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已有一些心理学家尝试着用“新史”的风格撰写心理学史。

托马斯·哈代·黎黑(Thomas Hardy Leahey)编写的《心理学史》(*A History of Psychology*)便是试图探索“新史”风格的一个典范。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还不完全是“新史”性质的，只是处在从“旧史”向“新史”的过渡之中。

应该说，黎黑的《心理学史》是一部佳作。作为本书的译者，我想就该书中自觉有新意的几个问题谈些认识。

《心理学史》的新意之一,在于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探讨了科学心理学的理论模型。科学用理论解释世界,而构建这种理论的模型,可以有不同的视角。科学心理学理论模型的构建,取决于它对其自身理论的性质进行研究。黎黑在这部《心理学史》中预示了科学心理学理论发展的三种趋势。

1. 句法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孔德(A. Comte)和马赫(E. Mach)的实证主义为逻辑和数学的进步所取代,产生了称作“逻辑实证主义”的运动。该运动统治了心理学达几十年。它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成为“理论的公认观点”。黎黑认为,在心理学领域,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把科学心理学语言分为三类:观察的术语、理论的术语和数学的术语。观察的术语涉及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特性,并且产生毫无争议的真理。科学的基本原则是对所谓“基本句子”的自然描述,这种基本的句子只包括观察的术语。理论术语只是提供意义、概括数据、阐发公理,既不涉及任何具体事物,也不进行形而上学的推论。这里的意义是相对于清晰明白而言的认识论上的意义,或者说,是相对于“操作性界定”而言的意义。数学的术语即是一种操作性界定,它是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的混合物。未来的心理学图景如同一只蛋糕:在其底层,只代表现实,它是观察术语的所在地;在其顶层,纯粹是组织成公理的假设性理论术语;在中间一层,夹着与观察和理论相联系的操作性界定。

2. 语义观点。与句法观点对立的观点是理论研究的语义

观点。语义观点基于现代逻辑中某些高级技术的发展。黎黑认为,就心理学而言,语义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在确定心理科学模式、决定心理科学理论和它们意欲解释的世界之间的间接关系中起核心作用。心理学家根据理论,建立起关于心理现实的模型。这种模型乃是对心理世界高度理想化部分的模拟。它们在理论完全正确的情况下,在理论提出的变量确是行为中的仅有变量时,以及在这些变量确以理论所声称的方式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描述心理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模样。然而,心理理论并不针对我们所经验的心理现实,而是针对抽象的理想化的模型。心理现实和模型不同。它过于复杂,以至于不可能被某一种理论所说明。

心理学家是怎样从理论和理想化模型中获得心理资料的呢?黎黑的假设是:心理学家从理论中推出某种预测,并用实验来检验它。如果心理数据与预测一致,则理论便得到肯定;如果不一致,则理论就被否定。事实上,这种心理图景过于简单。例如,心理学家 A 提出一种理论,心理学家 B 进行一种实验,发现所得心理数据似乎排斥了这种理论;这时, A 将检验 B 的实验而不是检查自己的理论,并对 B 的实验方法提出质询。A 会指责 B 采用了错误的被试群体,错误的统计方法,错误的反应量度,或对理论作了不正确的推断。看来,围绕一种理论的保护带是很厚的,因为它包含的不仅有理论,还有重要的方法论观念。黎黑指出,由理论到数据再到理论的途径是复杂的,并非一般教科书所说的理论——预测——实验这样一种三步过程。

对理论的检验包括从现象中推出另一个模型来,这个模型要尽可能地说明以数据为依据的理想化模型。心理学家必须想方设法将那些不属于该理论的变量和影响排除出去。这项工作随一系列现象逐步进行的。现象是实验期间进行的实际的原

始的观察,收集这些数据的实验,以某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假定为依据,这种假定称作“余均相同”(指其余条件相同)假定。心理学家在研究报告的“方法”部分无须对这种假定加以说明,除非有特殊的理由迫使他这么做。

3. 自然主义观点。自本世纪 60 年代起,掀起了一场元科学运动。这场运动反对这样的假设,即科学是由独立于人类活动其他形式的基本理性来界定的。由于它把科学视作用经验来检验的工具,而非用哲学来检验的工具,因此这一新的运动称作“自然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自该运动产生之日起,便对心理学产生了影响,而且,可以预料,它对未来的心理学发展仍将产生影响。

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是库恩(T. Kuhn)。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充分表达了科学研究的世界观方法。库恩认为,在科学中,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框架的那组基本假设叫作“范型”。一种范型有两个组成部分:学科母体和共同范例。学科母体包括一组基本的假定,它们通常不被阐述,也往往不被人们所意识,特别是它们不受经验的检验。然而,这些假定却为行将接受检验的特定假设提供了基础。对此,可以以心理学中的原子主义为例。原子主义的观念认为,心理行为可以被还原为简单行为的组合(黎黑认为,这个假定是许多心理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亦是一种不可检验的形而上学概念,因为不可能证明所有行为都是能够如此还原的)。一旦假定了原子主义,心理学家便可以探究特定的假设,说明特定的复杂活动是如何由特定的简单活动组合而成的。于是,未加证明的原子主义假定便使大量的研究成为可能。一种学科母体便是原子主义这类假定的一种有组织的结构。

共同范例是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样板,这些样板提供研究新

问题的一致方法。它们被特定领域的科学家作为自己研究的模式。例如,在行为主义领域,操作性条件反射便是一种范例。这个范例为其他许多研究提供了模式,激进的行为主义者将会用这类方式研究人类的行为,诸如儿童如何学会数学等。每一种科学范型都具有一个或多个共同范例,接受该种范例训练的科学家将会自觉地把它们用于研究特定的问题。

范型是特殊的历史性成就,其中,一些科学家在了解自然取得显著成功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科学风格。当范型在指导科学家进行研究方面停滞不前时,它们也会被打破并被取代。所以,各种各样的范型在科学革命期间都会被周期性地取代。这也就是科学变革的循环模式。每一门科学在前科学时期都有它的开端,这个时期称作前范型时期。在这一时期,关心某个课题的个人,即领头的科学家,对一组范型的假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相反,他们划分成几个对立的阵营或学派,各自试图将其观点加诸所研究的领域,并希冀战胜自己的对手。于是,研究便成为这种竞争的一部分,而不是解答由范型所提出的难题,也不是确定树立范型所需的基本变量与事实。总的来说,这种研究仅是随机的事实收集,而不是为理解自然作出一致的努力。在此阶段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实际上也并无科学可言。嗣后,某一学派取得了对整个领域的控制,并驱逐了它的对手(它们通常被贬为伪科学)。这样便进入一个正规科学的时代,在一种范型之下进行研究。人们不会浪费时间去与对立的范型争斗,因为对立的范型已不复存在。

范型说是就成熟科学而论的。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自其问世以来,学派林立和理论纷争的现实,表明它尚处于前范型时期。各种心理学理论虽然具有相应的范例,但尚未构成范型,因为没有一种理论真正统一过心理学的天下。从逻辑上说,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成熟,在未来的心理学领域将会出现科学变革,出现心理学的范型。但是,即使出现了这种范型,它仍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成就,并迟早要为其他的范型所取代。

二

《心理学史》的新意之二,在于区分了行为学说(behavior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在目前的心理学教科书中,所提及的行为理论,大多属于后者的范畴,因此我们习惯于认为这就是行为学说。然而,在黎黑看来,我们把两者给混淆了。对此,黎黑提出了全然不同的分类框架。根据黎黑的观点,行为学说系由菲特(Warner Fite)于1913年所创,此学说主张心理学应将“行为”而非“意识”作为其研究的对象。行为学说与心理主义(mentalism)相对立,后者将“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即使有必要将行为作为一种主要变量加以考虑,其目的也是为了描述或解释意识中发生的事。行为学说则相反,它寻求的是预测、解释或模拟行为。为了达此目的,若有必要参考意识的心理历程,也是为了说明行为。黎黑认为,从本质上说信息加工理论也是一种行为学说,因为信息加工理论即便对表征作出理论性的推断,但其研究的兴趣并不在于“意识”本身,而在于行为的“反馈”和“程序”。

黎黑在描述行为学说时,重点介绍了哲学行为学说。哲学行为学说的倡导者为赖尔(G. Ryle)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赖尔在《心的概念》一书中指出,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说犯了“类别错误”,人心并非存在于机体之内,而是存在于具体的行为之中;没有了行为,心为何物既无法观察,又无法测量。维特根斯坦也

指出,笛卡儿误导人们相信存在着内在客体(如感觉)和心理历程(如记忆),但其实它们都是子虚乌有的。诚如黎黑所言,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论点正确的话,则对心理学的震撼非同小可。也就是说,心理学在枉费心思地尝试解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心理历程。哲学行为学说虽然指出心理学家惯于虚构心理历程的谬误,但同时认为心理学并不能科学地解释行为。心理学只能参照人们的生活形式和社会背景来理解行为的意义。这一观点又使哲学行为学说回归到社会建构主义的阵营。《心理学史》也正因为洋溢着这种骤然转折以及引人深思的论点,而令人读来欲罢不能。

与行为学说不同,行为主义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时期,它有方法论行为主义和形而上学行为主义之分。前者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将研究局限于可以观察的行为,但并不假定“意识”属子虚乌有,并承认机体之内存在着一些导致行为的中介变量和假设概念,只是认为它们不适宜作为科学的探讨范畴。形而上学行为主义受到哲学上逻辑实证主义和物理学上操作主义的影响,完全拒斥内在的历程,其中的一支演化成激进的行为主义。

形而上学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华生(J. B. Watson)。早在1908年,华生就为动物心理学界定了一个纯客观的、非心理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华生的自传中,他说,当他还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就已经向他的导师提出过纯客观的人类心理学观点,但是他的观点“令人闻之战栗”。1913年,华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开设了有关动物心理学的一系列讲座,其中一个讲座涉及“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后来,经《心理学评论》编辑的鼓励,华生出版了他的演讲集《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从这篇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华生为心理学提出了一个宣言——行为主

义。这一宣言声称：“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纯客观分支。它的理论目标是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内省并不构成其方法的基本部分，它的资料的科学价值也不以其是否易于接受意识的解释而定，行为主义者力求得出动物反应的完整图式，认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划界限。人的行为，及其所有的精致性和复杂性，只是构成行为主义者整个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华生心理学的出发点是“可以观察的事实，也即人类和动物都同样使自身适应其环境的事实”。心理学应该研究适应的行为，而非意识的内容。对行为的描述将导致根据刺激和反应来预测行为。“在心理学的体系中，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即知道了反应就可以预测刺激，知道了刺激就可以预测反应”。有鉴于此，心理学必须抛弃一切关于意识的考虑，并被界定为行为的科学，不再使用意识、心理陈述、心灵、内省证实、表象等术语，它可以根据刺激和反应，根据习惯形成和习惯整合等来进行表述。

方法论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托尔曼(E. Tolman)和赫尔(C. Hull)。托尔曼以新实在论为基础阐释了自己的行为主义观点。在托尔曼看来，支持心灵存在的证据有两类：意识的内省觉知和行为的理智与目的。内省觉知仅仅是对环境中的一个对象予以人为的封闭的调查，期间被试报告该对象的特征。托尔曼把这种分析与意识的活动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内部陈述的内省只是觉知方面行为的“背后动作”。对科学心理学来说，内省不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方法，由此可见，他承认觉知的存在，但把觉知研究排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同样，行为中理智和目的的问题也能够用新实在论的观点来处理。在托尔曼看来，坚持目的是行为的一个客观方面，这种行为是一个观察者可以直接观察到的，而不是从观察到的行为中推导出来的。例如，记忆可以被设想为行为的一个纯经验的方面。如果说一个人回想起某个不在

眼前的对象,那就等于说这个人的当前行为是由这一原因决定的。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托尔曼把行为看作是一种“因变量”,它由环境的和内部的(但不是心理的)“自变量”所决定。因此,行为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去描述使因变量与自变量连接起来的函数形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行为主义者可以假定一个连接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中介变量”,从而为人们预测由自变量引起的行为提供方程。这里,托尔曼把自变量界定为作为行为特征的目的和认知。

赫尔(C. Hull)虽然赞同华生对内省的抨击和提倡客观性,但他并不盲从华生。相反,他抛弃了华生的教条主义,甚至同华生的行为主义进行了斗争,从而倡导了自己的机械行为主义。赫尔用数学和科学取代其宗教信仰,认为“几何学的研究是我们理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赫尔看来,人们应该把思维、推理和其他认知能力,包括学习,看作性质上十分机械的活动,这些活动能够通过数学的精确性来描述和理解。为此,赫尔倡导了一种行为主义,“这种行为主义主要关注行为的量化规律的确定和它们的演绎体系”。赫尔的行为主义纲领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赫尔迷恋机械,确信特定的机械装置能够思维,所以他试图设计能够学习和思维的机器。早在1929年,他就描述过这种机器,认为这种机器“代表着现代心理学机械倾向的一种直接隐含”。学习和思维不再被视作一种生命原生质的功能,而是一种系列运动。第二,赫尔继承了几何精神和联想主义,并得出结论说,“心理学是一门真正的自然科学”,其任务是“通过普通方程这一工具来发现可以用量化表达的规律”。根据赫尔的观点,行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解释,那么,意识又怎么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赫尔表述了他自己的方法论行为主义观点:心理学可以省却意识,“理由在于,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哪种定理可以对

涉及意识的公式用任何方式进行顺当的推演”。“而且,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一种行为科学体系表明意识对推演行为是必要的”。这里,赫尔把意识经验从行为主义者的心目中清除了出去。

激进的行为主义是对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行为主义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是斯金纳(B. F. Skinner)。除了华生外,托尔曼和赫尔都欲使心理学成为对内在过程的一种解释,这种内在过程是指产生行为或意识现象的过程。然而,斯金纳则追随华生,断然认为环境必须对行为负责。1931 年,斯金纳发表重要论文《反射的概念》,阐释了指导斯金纳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斯金纳在该文中写道:“对迄今认为是不可预测的有机体行为的某一特定部分,研究者应尽力找出与此相关的先行变化事件,并确定这种相关的条件。”心理学的目标是:确定特定行为的特定因素,以此来分析行为,并把先行影响与继后行为之间关系的真正性质确定下来。要做到这一点,最佳的方式是运用实验,因为只有 在实验中,所有影响行为的因素才能得到系统的控制。由此,斯金纳称自己的科学为“行为的实验分析”。行为的实验分析始于斯金纳的第一部心理学著作《有机体的行为》。在这部著作中,斯金纳还区分了两种习得行为:第一种习得行为称作“反应性”行为,这种反应是由一种确定的刺激来激发的行为,它可以是无条件行为,也可以是条件行为。第二种习得行为称作“操作性”行为,它不能被激发,只是不时地“发射”出来。如果在一种操作性行为发射之后,有一种称作“强化物”的事件跟着发生,那么这种操作性行为的发生概率就可能提高;强化之后,这种反应在类似的环境中更有可能再度发生。斯金纳除了强调行为预测外,还十分强调行为控制。在斯金纳看来,控制是一种最后的检验标准:由观察所确定的先行变量与行为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

科学上是否适当,有待控制来检验,单凭预测是不够的,因为预测可以来自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但这两个变量也许都与某个第三变量有因果联系,而彼此之间却无因果联系。根据斯金纳的观点,一个研究者只有在不仅能够预测行为的发生,而且也能够通过操纵自变量来影响行为的发生时,才可以说他已经解释了行为。

三

《心理学史》的新意之三,在于对认知心理学提出了质疑。认知心理学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到了 70 年代成长为认知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现代化的高速数字计算机,由此产生的概念要比以往的概念更具吸引力,在这些概念中间,最重要的是“信息反馈”的观点和计算机“程序”的概念。反馈的重要性在当时已为人们所把握,程序的重要性后来才为人们所认识。使反馈和程序概念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在于它们与思维机器的联系。

机器是否有智慧?机器能否仿效人类的智慧?这些古老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图林(A. Turing)用现代的形式再次提出。1950年,图林在《心灵》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会计算的机器和智慧》,这篇论文界定了人工智能的领域,提出了认知科学的纲领。图林在开篇中说道:“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机器能思维吗?”由于思维的含义极不清楚,所以图林打算“根据我们称之为‘模拟游戏’的一种游戏”来更加具体地规定他的问题。设想一个询问者通过计算机终端与两个反应者进行交谈,一个反应者是人,另一个反应者是计算机,询问者并不知道他在